三家詩遺說考

序

恭甫先生吾鄉老名宿也幼卽過目成誦淹貫羣籍乾隆己酉舉於鄉嘉慶己未成進士登館選常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暮年著述等身幾於充棟其行世者左海經辨五經異義疏證尙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東越儒林傳詩文駢體共十種尙有魯齊韓詩說攷四家詩同異攷禮記鄭讀攷今文尙書攷毛詩改字說齊氏翼詩學等書未刊海內之士求其書不可得哲嗣樸園先生能讀父書以名進士筮仕江右加以所著經說等書合成後左海十種付之棃棗適遭粤匪下竄舊藏印本一炬而空 新 少時略通經史卽愛是編徐人

借觀嘗以未窺全豹爲憾辛巳秋月忽晤先生後裔訪知大集散失出其殘板尚幸十存七八新盥薇登受出貲添修亡者補之訛者刋之藉以永前人之精神備後人之聞見儒林一助也至先生搜羅之富考據之精閱者自能辨之固無庸贅述耳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後學林新圖謹序

三家詩遺說攷自序

漢傳詩者四家魯齊韓並立學官元始之世始置毛詩博士不久旋廢後漢賈逵嘗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集攷三家詩自景伯始惜其書不傳宋王伯厚詩攷所緝三家遺說止取文字別異缺漏甚多壽祺案兩漢毛詩未列於學凡馬班范三史所載及漢百家箸述所引皆魯齊韓詩異者見異同者見同緒論所存悉宜補綴不宜取此而棄彼也今稍增緝以備瀏覽猶有未能具載者他日當別成一篇使學者有所攷焉

嘉慶二十有四年己卯仲春福州陳壽祺識於三山之遂

初樓

魯詩遺說攷自叙

漢書藝文志云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

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而魯詩亦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寖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以資攷證佚文而采摭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鄭君儀禮士昏禮注引魯詩說何休公羊傳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魯傳採爲魯詩疏漏尚多其餘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氏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魯詩今不傳祇此殘碑所有其文雖與毛氏同亦當備載之俾得據以

考證不宜取此而棄彼也喬樅幼承庭訓稍長治三家詩
先大夫因出所撰三家詩遺說命卒其業案魯詩授受源
流漢書章章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荀卿門人也
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爲名儒是申
公之學出自荀子凡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訓所本
今故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
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嘗從孔安國
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叙申公弟子
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
習魯詩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以向爲治韓詩未足徵信攷

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著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後漢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定爲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

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爲魯詩允而有徵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文往往與毛氏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予也注引魯詩陽如之何釋草蘦莖注引詩山有蘦文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熹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閒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楊賜所奏詔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奢即儉制美斯干之語與劉向傳說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之解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

關雎爲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爲刺上之作互証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喬樅敬承先志次第補緝成魯詩遺說攷六卷其齊韓二家采綴粗就尚當細加稽覈別爲篇帙然距先大夫棄養之日於今五年每撫昔時所授遺編手澤猶存音容已邈掩卷愴然不勝風木之感云旹道光十有八年戊戌秋九月福州陳喬樅序於蕙修蘭實之齋

魯詩敘錄

侯官陳喬樅學

子夏

曾申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

李克

孟仲子鄭康成詩譜云子思之弟子

根牟子

陸璣毛詩草木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喬樅謹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序錄所紀一云者即陸璣草木疏之說陸德明意似以徐整爲正整亦吳太常卿與陸璣同時先後者璣以大毛公爲受自荀卿於古傳記無所徵証而申公爲詩傳自浮邱伯爲荀卿再傳弟子具載於漢書章章可攷則陸璣所紀子夏傳曾

申云云當爲齊詩授受源流確然無疑書缺有閒篇簡斷佚失次後人遂以此節屬之毛詩耳今故綴之而列於前云

荀卿史記索隱曰荀卿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

史記孟荀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齊襄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嫉濁世之政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應劭風俗通義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號爲列大夫是時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

浮邱伯漢書儒林傳云齊人叉師古漢書集注引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

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蛙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

人臣無二心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邱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

先大夫曰案包邱子卽浮邱伯也包浮音近古相通假左氏隱八年春秋公及莒人盟於浮來穀梁作包來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匏是其証也

申公史記儒林傳敘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韋昭曰培申公名徐廣曰一作陪張守節正義曰申姓培名公其處號也

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及王郢卒申公歸魯退居家教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今上初即位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其治民皆有廉節

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楚王戊立申公歸魯居家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又楚元王傳元王旣至楚以申公爲中大夫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薨宗正上邳侯郢客嗣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

穆生

白生 漢書集注引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

〈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

聽胥靡之衣之褚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楚元王劉交

漢書楚元王傳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子郢客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埶為宛朐侯調為棘樂侯

楚夷王劉郢 漢書云名郢客

漢書楚元王傳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目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又儒林傳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

紅侯劉辟彊

陽城侯劉德

漢書楚元王傳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

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嘗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子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後爲宗正與立宣帝㠯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㠯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㠯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五十一年薨

劉向

劉歆

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㠯父德任爲輦郎既冠㠯行脩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

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同心輔政爲許史及恭顯所譖下獄免爲庶人更生上封事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

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論奏之天子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

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曰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illegible]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
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
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
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
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
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歷三郡守數年以
病免官

孔安國

史記孔子世家孔鮒爲陳王涉博士鮒弟子襄嘗爲孝惠
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又儒林傳）申公弟子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周霸

夏寬

魯賜

繆生史記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生所禮也

徐偃

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

（史記儒林傳）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

沙丙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
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王臧

趙綰

史記儒林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
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衞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
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
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
使使迎申公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
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

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

大江公晉灼曰大江公即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

許生

徐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李奇曰免中邑名也徐公皆守學教授

王式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為昌邑王師昌邑王廢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

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諸博士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韋賢

漢書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

宣帝初卽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以老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次子宏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又儒林傳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元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韋元成

韋賢

附傳

韋元成傳 元成字少翁少好學脩父業尤謙遜下士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賢病篤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陽為病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曰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而丞相御史遂以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遷太常受詔與太子

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爲丞相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爲相七年薨諡曰共侯東海太守宏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亦年八十餘以壽終

張長安 李奇曰長安名

唐長賓

褚少孫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沛人徐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也

江公

漢書儒林傳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服虔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

江翁曰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逿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以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張游卿

王扶 丁進士杰云陸璣草木疏王扶漢書儒林傳一作王符

許晏 丁杰云陸璣草木疏亦云許晏爲游卿門人經典釋文序錄則云扶授許晏

漢書儒林傳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

許氏學

陳留風俗傳許晏字偉君從魯詩於瑯琊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𡙇許偉君御覽四百九十六

薛廣德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議論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廣德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凡十月免賜安車駟馬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龔勝

龔舍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爲重泉令病去官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有詔皆徵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

制度泰奢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以子博爲侍郎王莽秉政勝遂歸老於鄉里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拜爲光祿大夫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迎勝即拜秩上卿勝稱病篤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

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年七十九矣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高嘉

高容

陸璣草木疏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傳子容少（以下疑有闕文）爲光祿大夫孫詡以文任爲郎中以世傳魯

詩經當王莽時逃去不仕

高詡 案據陸璣疏則詡乃高嘉之孫也後漢書云曾祖父嘉誤衍曾字

後漢書儒林傳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閒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卓茂

後漢書卓茂傳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

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吕茂爲太傅封襃德侯復吕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魯恭

後漢書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後拜侍御史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再爲司徒以老病策罷年八十一卒

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

魯丕

後漢書魯丕傳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元和元年徵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

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譏則道不明若規矩
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
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論愈章法異者各令
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
禹皐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無令芻蕘以言得罪丕還侍中冉爲三老年七十五卒于
官

許晃

李業

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

特舉爲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恥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業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

右師綱君章懷後漢書注云姓布師

包咸

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年七

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教授和帝

魏應

漢書儒林傳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使應專掌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

尉卒於官

陳重

後漢書獨行傳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㠯讓義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拜侍御史卒

雷義

後漢書獨行傳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㠯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

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旋拜侍御史除
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李咸

謝承後漢書李咸字元章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
老常躬耕稼以奉養習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
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
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
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
省以老乞骸骨見許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

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後漢書胡廣傳注

陳宣

謝承後漢書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卽位徵拜諫議大夫續漢書五行志注

李炳

謝承後漢書李炳字子然鄧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材除名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

蔡朗

蔡邕集蔡朗碑朗字仲明陳留圉人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元和元年徵拜博士遷河閒中尉瑯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年六十八永興六年卒

武榮

洪适隸釋漢武榮碑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久游太學藐然高厲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除郎中遷執

金吾丞

喬樅謹案韋賢治魯詩事博士大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元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此碑云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魯詩之有韋君章句史所未著惟見於是碑而已

魯峻

洪适隸釋漢魯峻碑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學爲儒宗行爲士表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邱令視事四年比蹤豹產化行如流遷九

汀太守有黃霸名信臣在穎南之歌以公事去官爲司空王暘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蠲細舉大榷然疏發彈紏五卿華夏祗肅遭母憂自乞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一熹平元年卒

喬樅謹案趙明誠金石錄云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置任城縣學矣

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理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注誤轉寫爲恭爾

魯詩遺說攷目錄

小雅卷弟三

小雅卷弟四

大雅卷弟五

頌卷第六

魯詩遺說攷卷第一（一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喬樅謹案史記儒林傳言魯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漢書藝文志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其卽申公之訓歟

魯詩國風一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太史公自敘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又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案史記敘傳自言講業齊魯之都于長宜習魯詩又儒林傳言韓嬰爲詩與齊魯閒殊似不深信韓氏且子長時詩惟魯立博士故史記所引詩皆魯說也

喬樅謹案全氏祖望云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安國爲魯詩者也史遷所傳當是魯詩喬樅今即以史記證之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

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據是以斷史記所載詩必爲魯說無疑矣

補 荀子勸學篇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凡爲檢所增輯者加補字別識之下倣此

補 又儒效篇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而不臧倍是而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補又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喬樅謹案應劭風俗通義卷七云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漢書楚元王傳云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

浮邱伯受業孫卿爲名儒據此是申公詩學出於荀子荀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詩故訓傳所本今故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又案陸璣草木疏末敘四家授受源流以毛詩爲傳自荀卿陸德明釋文敘錄載徐整說以毛公爲傳自帛妙子上溯及子夏又載或說一云荀卿授大毛公陸意似以徐整說爲正徐亦吳太常卿與元恪同時先後耳二說無從定其孰是而魯詩授受源流則漢書章然可攷也

補淮南王離騷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

喬樅謹案淮南此語與荀子大意畧同司馬子長作屈原列傳即用淮南王語蓋皆述魯詩之義也

補 淮南氾論訓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

補 又詮言訓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邪

喬樅謹案此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儒林敘傳說合據王充論衡引詩家曰周衰而詩作則知淮南之語本諸魯詩也

補又說山訓欲學謌謳者必先歌羽樂風○高誘注天理性情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

後漢書魯丕疏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所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毋令芻蕘以言得罪

喬樅謹案曾不兼通五經以魯詩尙書教授見後漢書儒林傳

周南

關雎

補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曰關雎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喬樅謹案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則所說詩義皆本於申公訓故也

史記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妺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又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又儒林傳敘周室衰而關雎作

漢書杜欽上疏曰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鷄鳴佩玉

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歌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案據李奇臣瓚注知杜欽習魯詩

〔劉向列女傳三〕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魏曲沃負篇○〔盧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

案劉中壘列女傳皆魯詩

喬樅謹案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世或有之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本傳雖不言其習魯詩然漢人最重家學知向所述必出於魯詩也又漢書藝文志云成帝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是志所載皆採七畧之文其於三家詩言魯最爲近

之益足證劉氏治詩之爲守其家學矣

又謹案列女傳夫人晏出朝句郝懿行安人王氏補注云夫人二字衍文也文選李善注引無之喬樅攷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則傳本有夫人二字非衍文也列女傳古有曹大家綦毋邃虞貞節注今皆不傳李善所引虞貞節語卽虞注列女傳之文又李善注引列女傳關雎豫見而今本列女傳作關雎起與與選注亦異王氏念孫曰作豫見者是也漢書杜欽傳贊言關雎見微後漢書楊賜傳言關雎見幾卽此所

謂豫見也今本作起興者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
妄改之耳王氏詩攷引列女傳倘作豫見
揚雄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
案揚子以關雎爲康王時作亦魯詩說
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
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案論衡述詩家關雎說亦據魯詩
喬樅謹案論衡書解篇言詩家獨舉魯申公是仲
任治魯詩之明證

〔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曰〕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

案楊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

〔又皇后紀論〕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李賢注曰〕前書音義云是魯詩

〔應劭風俗通義〕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 文選卷六十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李注

案以關雎爲康王時者皆魯說也

蔡邕青衣賦關雎之澂不蹈邪非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同

此用魯詩漢石經可證

張超誚青衣賦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

喬樅謹案此以關雎爲畢公作與論衡大臣刺晏之語相合蓋魯詩所傳如此超字子並河間人見後漢書文苑傳與蔡中郎同時又案路史高辛紀云康王一晏朝而畢公作關雎之詩以諷畢公是畢公之諫羅泌之語即本此賦也

補漢書杜欽傳贊曰庶幾乎關雎之見微

喬樅謹案孟堅關雎見微之語即楊賜所謂見幾

而作也

又張衡傳思元賦曰偉關雎之戒女

案平子用魯詩觀東京賦說斯干與劉向合是其明

驗也

關關雎鳩

補陸賈新語道基篇關雎以義鳴其雄

喬樅謹案陸賈時尚未有齊韓毛詩今採其說詩

者附於魯云

補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不乘居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淮南云云卽此義亦用魯詩也今本淮南子作不乖居也乖乃乘字之譌高郵王氏讀書襍志云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案淮南說林云鷙鳥不雙義與此同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廣雅曰乘耦雙匹二也不乘居者卽不雙侶之謂也

補揚雄𠕋獵賦王雎關關

補張衡思元賦雎鳩相和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補列女傳一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也湯妃有㜪傳

喬樅謹案此義與毛傳異鄭君詩箋云言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說卽本魯詩據此知鄭君箋詩多用魯義范史特言從張恭祖受韓詩而不知其兼通三家也又案列女傳爲魯詩當作好仇爾雅注所引詩可證今本列女傳作好逑乃後人傳寫妄據毛詩改字耳

補 王逸楚詞九歌注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

喬樅謹案臧鏞堂拜經日記言叔師楚詞注所引詩多與毛韓異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喬樅攷叔師引詩如好人媞媞若公子之類顯與韓毛文異此詩窈窕毛傳訓作幽閒云是幽閒貞專之善女許君韓詩章句亦云窈窕貞專貌見文選顏延之詩李注引又匡衡習齊詩其說窈窕淑女謂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義與毛詩並同是知叔師所用信為魯詩矣揚子雲方言云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

好或謂之婉美狀爲婉美色爲豔美心爲窈子雲用魯詩故與叔師說合毛詩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婉又張揖廣雅云窈窕好也皆本魯詩說

補爾雅釋故仇匹也○李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一切經音義○郭璞注詩曰君子好仇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爾雅所載詩字訓義皆魯詩據釋故陽予也出魯詩陽如之何此爾雅是魯詩之明驗故舊注所引並用魯詩喬樅攷郭注亦多承用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等注

徵引詩經皆魯今文往往與毛氏異郭注沿襲其文如射厭也引詩服之無射旰憂也引詩云何旰矣祓福也引詩祓祿康矣皆與毛氏顯異而陽子也注稱述魯詩蘆臺注引詩山有蘆與石經魯詩合尤其確證君子好仇毛詩作逑齊詩同魯作仇詩正義引孫炎爾雅注云相求之匹或疑孫本爾雅作逑字今詳正義下文云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則知孫注雖訓異而字仍同也

左右流之

補爾雅釋故左右勴也○郭璞曰勴謂贊勉詩曰左右

流之

喬樅謹案勴字卽勸之省許氏說文云勸助也

寤寐思服

補 爾雅釋故服事也○郭璞曰見詩

喬樅謹案毛傳云服思之也魯義不與毛同鄭箋以服爲事用魯詩之訓改毛也

左右芼之

補 爾雅釋言芼搴也○某氏曰搴猶拔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拔取菜也

喬樅謹案此魯詩芼之之訓也毛傳釋芼爲擇其

義徵異攷說文芼艸覆蔓也詩曰左右芼之玉篇
覒擇也詩曰左右覒之本亦作芼然則芼字乃覒
之假借耳說文之訓義與魯毛不同蓋用齊詩說
禮記昏義言婦人將嫁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
魚芼之以蘋藻卽覆之義也

葛覃

蔡邕協和婚賦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唯休和
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
案蔡邕用魯詩此以葛覃爲婦人恐嫁失時之詩當
亦魯說

喬樅謹案蕈毛詩作覃攷禮記緇衣釋文儀禮鄉飲酒注燕禮注釋文俱云葛覃本亦作蕈知蕈字為三家今文也高誘淮南原道訓注潭讀葛覃之覃又潭讀葛覃之覃字皆不從艸高氏亦用魯詩疑蕈字是後人順毛改之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高誘呂覽仲春紀注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秦人謂之黃離齊人謂之搏黍幽冀謂之黃鳥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甯戚歌碩鼠之詩與後漢書

馬融傳注引說苑合又以鹿鳴爲刺上之作與蔡邕琴操合是其用魯詩說之證

補 爾雅釋木灌木叢木○郭璞注詩曰集于灌木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樌木字又作灌下木叢生爲樌釋文同據陸本則注引詩當亦作集于樌木郭用魯注魯詩之文故字同作樌與毛詩異或本爾雅及高誘呂覽注作灌木者是後人依毛詩改字也

其鳴喈喈

補 王逸楚詞九思曰鶬鶊兮喈喈

是刈是鑊爲絺爲綌

（補）爾雅釋訓是刈是鑊鑊煮之也此從釋文本○（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鑊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爲絺綌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是乂本亦作刈攷說文乂芟草也或从刀作刈郝氏懿行云刈與鑊配並是器名故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韋昭注刈鐮也方言云刈鉤說文鉤作釗云鐮也然則刈者芟草之器因而亦名芟草爲刈也又鑊字爾雅釋文云又作濩案毛詩正作濩卽鑊之假借詩正義引爾雅云云又申之曰以煮之於鑊故曰鑊煮非訓鑊爲煮

據此知孔氏所見爾雅本亦作是鏤鏤字見釋詩文爾雅本又作漊者後人順毛所改也毛詩釋文引韓詩云漊淪也則韓詩亦同毛而與釋文異矣

服之無射

補 爾雅釋故射厭也○郭璞曰詩曰服之無射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古今字之異爾雅釋文云射字又作斁今爾雅注作斁字蓋依毛詩改之

補 王逸楚詞招䰟注射厭也詩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詩

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案班固撰白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其以魯爲主者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問難又出於魏應所以本書稱詩傳皆魯故也

歸寧父母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徐彥曰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即詩云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莊二十七年

喬樅謹案據此諸侯夫人無歸寧禮則不以葛覃

爲后妃之事與蔡邕說合郘公所述蓋出於魯詩故知者以隱五年解詁稱魯詩傳又桓四年解詁言君於臣有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引詩王曰叔父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說合僖四年解詁言周公黜陟之事引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與白虎通巡狩篇引詩說合定八年解詁言璋爲郊事天之玉引詩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與爾雅釋訓舍人注引詩說合是其用魯詩之明證也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補〕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之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楊倞曰〕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

喬樅謹案申公之學出於荀子魯詩卷耳之說當本此義以淮南高註證之益可見也寘之淮南子引詩仍作寘彼與毛詩同

〔補〕淮南俶真訓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曰〕詩周南卷耳篇也言

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
不能以成其道猶采易得之菜不能滿易盈之器也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
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喬樅謹案高註淮南卽用魯義爲解
我馬虺頽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
我馬瘏矣我僕痡矣
補爾雅釋故痡瘏虺頽元黃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
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虺頽馬疲不能升高之

病元黃馬更黃色之病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云瘏詩作屠痡詩作鋪毛詩釋文云瘏本又作屠非痡本又作鋪同陸氏於爾雅釋文引詩蓋據或本一曰疑是韓詩唐惟韓詩尙存也

蔡邕述行賦僕夫疲而劬勞兮我馬虺頹以元黃

補王逸楚詞九思曰車軏折兮馬虺頹逢尤篇

喬樅謹案毛詩作我馬虺隤隤頹古字通用

揚雄逐貧賦陟彼高岡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瘏病也詩曰我馬瘏矣思古篇

云何盱矣

補尒疋釋故盱憂也○郭璞注詩曰云何盱矣

喬樅謹案盱毛詩作吁傳云憂也郭注所引字與

毛殊是據舊注魯詩之文釋文又云盱本或作忏

吁盱竝皆忏之假借

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

劉向楚詞九嘆曰葛藟虆於桂樹兮○王逸注藟巨荒

也虆緣也詩曰葛藟虆之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陸璣云藟一名巨荒似燕

與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

陸德明釋文引同巨荒今本並誤作巨茨易困卦釋文茨作荒不誤又多幽州謂之萑藟句臧鏞堂曰宋槧傳箋本載釋文作巨荒不誤據元恪草木疏末著

魯齊韓毛四家詩授受四篇則雖以毛爲主爲之作疏而實兼取三家之說故釋葛藟與叔師所述魯訓合也又案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纍牛云纍讀如詩葛纍之纍注淮南時則訓纍牛云纍讀葛藟之藟誘用魯詩讀如詩葛纍之纍當作讀如詩葛藟纍之之纍二注文並脫譌

福履將之

補爾雅釋言履祿也○郭璞注詩曰福履將之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補尒疋釋訓繩繩戒也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繩繩本或作憴同食蒸反作憴者魯詩之文也憴憴與兢兢義並訓戒字當作憴爲正毛詩傳云繩繩戒愼也蓋古文以繩爲憴之假借韓詩外傳九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亦取戒愼之義與魯毛說同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引孟康曰繩繩衆多也別爲一

解蓋據齊詩

兔罝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補列女傳二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能之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楚接輿妻傳

補高誘呂覽季春紀注罝兔網也詩云肅肅兔罝

喬樅謹案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引詩同

補論衡宣漢篇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

補趙岐孟子章指兔罝窮處

喬樅謹案邠卿以小弁詩爲伯奇作與王充論衡

合以文王詩殷士爲微子與劉向疏及白虎通合
是用魯詩之驗此兔罝詩毛序以爲后妃之化賢
人衆多今攷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罝絕響於
中林五臣注劉良曰詩曰肅肅兔罝喻殷紂之賢
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劉說當本韓詩惟
韓詩尙存也又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顚于
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是此詩卽賦閎夭泰顚
事三家詩說當必有據邠卿用魯詩而兔罝窮處
之語與劉向合則知魯說與韓詩同義矣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說苑復恩篇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寍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案說苑新序出劉向凡所引詩當亦從魯

補呂覽報更篇詩云赳赳武夫公侯扞城高誘注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

喬樅謹案此魯說也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訓干爲禦與此扞難之義合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補徐幹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

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
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詩
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喬樅謹案徐幹說兔罝詩亦本魯詩之義

芣苢

列女傳四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
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
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
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將始於捋采之終
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

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頌曰〕宋女貞慤持心不傾喬樅案舊譌作願王安人補注云當作傾與下韻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毋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喬樅謹案文選辨命論注及御覽七百四十引韓詩以芣苢爲傷夫有惡疾也是韓說與魯詩同毛詩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別爲一義異於魯韓

漢廣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補〕劉向列仙傳〔〕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

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交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仙傳所載與文選注張平子南都賦左太沖蜀都賦江文通江賦張景陽七命注竝引初學記卷七及太平御覽六十二又八百二所引韓詩內外傳畧同說文魋字下亦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魋服蓋魯韓兩家於漢有游女之詩竝舉此事為証也楊雄羽獵賦漢女水潛應劭云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子雲說關雎用魯詩可見此亦魯說又吳淑事類賦引列仙傳云鄭交甫至漢皋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二女解與之既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而此傳無佩珠語當是傳寫闕逸張平子用魯詩南

都賦言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是其証也又案文選琴賦注引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見之聘之橘柚列女傳疑是列仙傳之誤

補 列女傳六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太平御覽引瑱作璜瑱半璧也當从御覽）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往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心譚譚（郝氏懿行曰譚譚蓋燂燂之借音耳說文燂火熱也作燂爲是）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王安人補洪曰韓詩外傳地作汜此誤）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

何問乎婢子授補注曰授乃受字之誤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向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紘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

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補注曰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當與韓詩同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

補王逸楚詞九思曰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

補陳琳神女賦曰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

喬樅謹案此亦皆用魯韓詩說

江之永矣

補許慎說文水部羕水長也詩曰江之羕矣

喬樅謹案說文永長也引詩曰江之永矣說文多以毛爲主而閒亦兼載三家義攷韓詩字作漾見文選登樓賦注所引薛君章句則此作羕者是魯詩也爾雅釋詁曰羕長也說與此同卽釋魯詩江之羕矣郭注乃云羕所未詳何其疏漏乎

不可舫思

補爾雅釋言舫柎也○孫炎曰舫置木水中爲柎栰也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尒雅舫字作方邢疏仍依經作舫字又引漢廣不可方思云舫方音義同方

郎舫之假借也又陸氏釋文云祔樊本作樹詩正義引孫亦作樹與樊同惟邢疏引孫作祔字

言采其蕒

〔王逸楚詞大招注〕蕒香草也詩曰言采其蕒

喬樅謹案據叔師所引知魯詩刈字作采不與毛詩同也木言刈草言采刈采散文亦通然以全詩例之如采蘋采藻采葑采菲采芑采薇凡草之類皆言采其義尤合廣韵十九侯引詩亦作言采其蕒蓋據三家之詩草木疏釋蕒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

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蘘爲香草也元恪多採三家詩說

汝墳

列女傳二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

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廹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叐而能匡夫也王安人補注云妻爾廹於暴虐而能匡人也兩爾而字疑皆衍文○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忘勉爲父母凡事遠周爲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敕君子王氏念孫云周當爲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又涉上文周南而誤

喬樅謹案魯詩王室如燬不作燬焜字與齊韓毛竝異王安人補注以爲如燬者言王室多難如將毀缺不堅完也又案毛詩但言婦人閔其君子不

序言爲大夫傳箋皆然而正義引王肅曰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曰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蓋本魯詩也

遵彼汝墳

王逸楚詞九章注水中高者爲墳詩云遵彼汝墳

補爾雅釋地汝有墳○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名喬樅謹案墳爲汝旁地名攷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汝陰爲夏侯封國漢書地理志汝陰注莽曰汝墳續漢書郡國志汝陰注云地道紀有陶邱鄉詩所謂汝墳也水旁之地多肥美者周官大司徒辨五

地之物生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鄭君釋墳爲水厓以介物爲黿鼉之屬水居陸生者是墳衍皆指水旁之地而言高者曰墳平者爲衍也墳濆古字通用然詩汝墳字不作濆也郭璞爾雅注於汝爲濆下引詩曰遵彼汝濆其說非是據釋文云濆字林作涓衆爾雅本皆作涓則濆乃譌字耳釋水上言汝爲涓此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故與河爲灉江爲沱諸別出之水以類言之下言汝有墳此汝旁肥美之地名故與江有沱河有灉諸水旁之地亦以類言之下又云滸水厓水草交爲湄皆

指水旁之地也李巡於江有沱注云江溢出流爲沱則於汝爲涓下注亦當然是分辨二者極爲明晰自景純本涓譌爲濆遂誤仍詩之汝墳即爾雅之汝爲濆而引詩以實之又於下文江有沱河有灉汝有墳注云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酈道元水經注本之以誤沿誤後人疑義紛起或執其說釋詩之遵彼汝墳爲爾雅別出之水或糾其失謂爾雅之汝爲濆爲景純私改之本而不知釋水之文前後別言判然各異李巡之注彼此異解昭然無疑也魏晉以來解經好自立說淹沒前義

使古注善本淪喪無存如王弼注周易而孟京荀虞諸家之注廢梅賾作孔傳而伏賈鄭王諸家之注廢杜預注左傳而賈鄭馬服諸家之注廢爾雅自郭璞注出而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注亦廢矣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幸而百家引述其佚時見於他說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則片詞隻字其寶貴宜何如也

惄焉且飢

蔡邕青衣賦思爾念爾惄焉且飢

案且飢當是旦飢之譌旦飢猶朝飢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故云惄思也舍人曰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皆本魯詩之訓

麟趾

麟之頲

補爾雅釋言頲題也○郭璞曰題額也詩曰麟之頲

喬樅謹案頲毛詩作定傳訓義同尒疋釋文頲字又作定注同定者頲之假借毛古文作定三家當俱作頲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麟似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哀公十五年

召南

鵲巢

補蔡邕琴操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裔樅謹案今琴操鵲巢亡闕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補新序雜事篇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

有巢維鳩居之

采蘩

補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

喬樅謹案潛夫論以鹿鳴爲刺詩與司馬遷史記

年表蔡邕琴操高誘淮南注並合又以行葦爲咏

公劉詩亦與劉向列女傳合是其用魯詩之明證

然則此以采蘩爲怨詩者當亦指魯說也

公侯之宮

補蔡邕獨斷西廟寢總謂之宮詩云公侯之宮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補 爾雅釋蟲草螽負蠜○郭璞曰詩曰喓喓草蟲謂常羊也又曰趯趯阜螽

憂心𢥞𢥞

王逸楚詞九歌注𢥞𢥞憂心貌

喬樅謹案毛詩憂心忡忡臧鏞堂云忡忡三家必有作𢥞𢥞者廣雅釋訓𢥞𢥞憂也正釋此詩攷張揖多用三家詩其釋𢥞𢥞與叔師合蓋皆魯訓也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補 說苑君道篇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

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能聞斯言也哉

喬樅謹案據劉向此說則知魯詩之義不以草蟲爲大夫妻作也春秋左氏傳云鄭七子享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與說苑好善道之說意旨相合當即魯詩所本其義與毛

氏異

補爾雅釋詁遘遇也○邢疏曰召南草蟲曰亦既遘止

喬樅謹案遘毛詩作覯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韓同於毛也邢疏所引必據爾雅舊注之文知是魯詩也說苑引詩亦當作遘字爲正

我心則恞

補爾雅釋言恞悅也○郭璞曰詩曰我心則恞

喬樅謹案釋文恞本又作夷攷毛詩我心則夷傳云夷平也夷恞古今文之異郭注引詩證恞爲悅是據魯詩之訓

采蘋

于以采蘋

補爾疋釋草萍蓱其大者蘋○郭璞注水中浮蓱江東

謂之薸詩曰于以采蘋

甘棠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

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

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

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補史記敘傳嘉甘棠之詩

補王褒講德論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荀悅漢紀子淵論中引傳曰詩人感而後思云云與說苑貴德篇引召南詩傳文合當亦習魯詩者李善文選注以爲樂緯動聲儀文時魯齊詩久亡故李善但據樂緯爲證耳

補揚雄甘泉賦曰函甘棠之惠

補潛夫論忠貴篇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

補又愛日篇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而致刑錯

補論衡須頌篇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

補淮南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

補高誘淮南氾論訓注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

補應劭風俗通義一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于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

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爲作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說苑貴德篇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

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補漢書劉歆廟議詩云蔽芾甘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見韋元成傳

補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補又巡狩篇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樹之下也

補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王逸楚詞九歎注甘棠杜也詩曰蔽芾甘棠思古篇

蔡邕劉鎮南碑頌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勿翦韓詩作剗中郎用魯詩字當作翦與漢書劉歆廟議引同此作剗者蓋後人傳寫從韓詩改之耳又說苑及白虎通兩引詩勿翦勿伐皆當作翦爲是

召伯所稅

補爾雅釋詁稅舍也○郭璞注詩曰召伯所稅

喬樅謹案稅毛詩作說釋文云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攷鄉射禮注今文說皆作稅是說稅古今字

之異毛古文作說三家今文作稅

行露

列女傳四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理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

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

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須曰）召南申女

貞一修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

詩明意後世稱誦

喬樅謹案以行露爲申女作魯詩之說較諸家爲

詳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見上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補）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詩曰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左傳宣元年正義引

喬樅謹案服說與劉中壘合亦用魯詩之驗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

漢書谷永上疏曰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德配周召忠合

羔羊傳儒林

案谷永用魯詩以文三王傳引中冓及本傳引閻妻定之

喬樅謹案漢書薛宣傳載谷永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

職陳宜行能各承疏舉羔羊詩大意以喻行潔與韓詩章句言其德能稱潔白之性訓義正合是魯韓說同

補王逸楚詞九思曰士莫志兮羔羊注曰言士貪鄙無有素絲之志儉潔之行也

素絲五緎

補爾雅釋訓緎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緎縫之界域也

莩梅

莩有梅

補趙岐孟子章句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

喬樅謹案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莩作芆注引鄭氏云芆音蔈有梅之蔈芆零落也說文𠬪部云𠬪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段氏玉裁注以毛詩摽字爲𠬪之假借孟子作莩者芆之字誤丁公著孟子音義云莩有梅韓詩也唐惟韓詩尚存故丁音義云然實則邠卿所引據魯詩文證此詩魯韓同作芆與毛氏文異蔡邕賦作摽梅亦後人順毛改字也

求我庶士

補 蔡邕協和婚賦摽梅求其庶士

迨其謂之

補爾雅釋故謂勤也○郭璞注詩曰迨其謂之

小星

肅肅宵征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宵夜也詩云肅肅宵征

抱衾與裯

補爾雅釋訓裯謂之帳○郭璞曰今江東亦謂帳爲裯

喬樅謹案爾雅裯幬之訓正釋此詩裯字知齊詩作抱衾與裯也邢昺疏言裯與裯音義同然貝鄭箋裯牀帳也之解與毛傳禪被義異蓋用齊訓又

案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是裯帳之訓三家詩說皆同

寔命不猷

補爾雅釋言猷若也○郭璞注詩曰寔命不猷

喬樅謹案猷毛詩作猶傳云若也訓義亦同

野有死麕

補爾雅釋獸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豜

有女懷春

補淮南繆稱訓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高誘曰

春女感陽則思秋士感陰則悲

【補】（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

林有樸樕

【補】（爾雅釋木）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樸樕材中作柱則非小木矣某氏用魯詩故與毛異訓今爾雅作樕樸邢疏以爲傳寫之誤

無使尨也吠

【補】（爾雅釋畜）尨狗也○（郭璞注）詩曰無使尨也吠

喬樅謹案無字宋本作无字

何彼穠矣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鄭元箴膏肓〕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

案賈公彥儀禮士昏疏云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云云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喬樅謹案鄭君箴膏肓是據左氏說以駁公羊家說左氏與魯詩同一師傳然則此蓋魯詩之義也

騶虞

蔡邕琴操騶虞者邠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强陵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逼禮儀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

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琴操云騶虞者邠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又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注引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琴操蔡邕所撰邕用魯詩此說騶虞當亦本於魯故

彼茁者葭

補爾雅釋草葭華○樊光曰詩云彼茁者葭

趙岐孟子章句十茁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

案邠卿注孟子多用魯詩如以小弁爲伯奇作是主

魯說之證

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賈誼新書禮篇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

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

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

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

之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案賈太傅時惟有魯詩此所說騶虞詩卽魯義也

（爾雅釋獸）豕牝豝○（郭璞注）詩曰一發五豝

（說文豕部）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詩曰一發五豝

喬樅謹案一毛詩作壹郭注爾雅所引與說文合皆據魯詩又說文豝字兼載二義其以豝爲豕二歲之名蓋齊韓說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也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又漢書班固傳注同

許慎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案此與賈誼新書以虞爲囿之司獸說合

補左思魏都賦邁梁鄒之所著

一發五豵

補爾雅釋獸豕生三豵

鄭志張逸問曰豕生三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

過三以往猶謂之豵自三以上更無名也

喬樅謹案此魯說也與毛義異鄭君箋詩蓋據魯

以攺毛也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二

邶風

栢舟

列女傳四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　唯夫婦同庖八字據范氏詩補傳所引增入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　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　而不　兮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衆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喬樅謹案衛宣夫人御覽四百四十一引作衛寡夫人衛下云列女傳寡字誤作宣王安人補注亦云此與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作宣者形之誤耳說卦宣髮作寡髮亦其例補注又云

婁齊詩說女以不聽同庖之言至於兄弟鬩怒挐
小兒侮石席盥心摽擗悲吟觀其摛詞終託奮飛
乃知此女遂終於衛而不復歸良足悕已

汎彼栢舟

揚雄逐貧賦汎彼栢舟

炯炯不寐如有隱憂

楚詞遠遊曰夜炯炯而不寐兮○王逸注憂以愁戚目
不眠也詩云炯炯不寐

又楚詞九章注隱憂也詩曰如有隱憂悲思慼

補嚴忌楚詞哀時命曰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

茲○〔王逸注〕言己中心愁恒目爲烱烱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見陸士衡歎逝賦注此作烱烱者魯詩與韓文異也臧鏞堂曰楚詞遠遊本亦作耿耿案叔師注云目不眠正釋烱烱字義而即引詩烱烱不寐證之舊校云耿一作烱作烱者是也今注作耿耿猶儆儆引詩云耿耿不寐此乃後人據毛詩所改而遂以毛傳語竄入非王注本文哀時命仍作烱烱不寐可證也又隱憂一作殷憂洪興祖補注云隱痛也殷大

也注言大憂疑作殷者是喬樅謂隱字亦得訓大

劉向楚詞九歎曰帶隱虹之逶迤叔師云隱大也

是其顯證大憂二字叔師注往往用之故發懷篇

心蛩蛩而懷顧兮注亦言已心中蛩蛩常懷大憂

也九章悲迴風云孰能思而不隱兮叔師注引詩

如有隱憂與呂氏春秋高注所引同則以殷隱二

字音義並通也

補高誘呂覽貴生篇注隱幽也詩曰如有隱憂

補又淮南說山訓注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引詩耿耿當作烱烱此後人

傳寫妄改之下又引詩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此陳風澤陂詩文今本淮南注作展轉伏枕寤寐咏嘆皆傳寫者顚倒錯誤也

不可以茹

補爾雅釋言茹度也○郭璞曰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喬樅謹案毛詩與爾疋訓同馬瑞辰曰茹訓食爲本義訓度者如之叚借釋詁如謀也謀亦度也自此之彼曰如以此度彼亦曰如矣書如五器卽度五器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補說苑立節篇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所以越衆也

補新序節士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子貢往見之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

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去原憲曳杖拖屣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補又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守節不移雖有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四衛宗二順篇又引詩我心匪石二句文同

補潛夫論斷訟篇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甯之志

補王逸楚詞九辯注我心匪石不變轉也執履忠信不離首也

補湛方生貞女解曰志存匪石之固藝文類聚卷十八

喬樅謹案湛方生晉時人貞女解引用柏舟詩語是據魯說故與毛義異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補新書容經天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補 漢書韋元成傳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棣棣善威儀也詩曰威儀棣棣

補 朱穆絶交論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漢書本傳注

喬樅謹案朱穆以伐木爲刺詩與蔡邕說合蓋亦用魯詩王氏詩攷載朱穆絶交論引詩作不可算也今本後漢書注引仍作選字蓋所見本有不同耳選算雙聲古文通用論語何足算漢書作選可証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補〕荀子宥坐篇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喬樅謹案說苑至公篇引憂心悄悄二句文同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四詩邶風栢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

喬樅謹案邠卿訓慍爲怨毛傳訓慍爲怒馬瑞辰曰毛傳慍怒也怒當作怨正義云怨此羣小人在

於君側又云我受小人侵侮故怨之也皆以怨釋
愠是正義所據毛傳原作愠怨也之證倉頡篇愠
恨也韓詩愠恚也恨恚皆怨也今釋文及正義本
毛傳皆作怒蓋怨字形近之譌論語鄭注愠怨也
何晏集解誤怒緜詩正義及一切經音義並引說
文愠怨也今二徐本亦誤作怒喬樅謂毛傳愠怨
也與韓詩愠恚也其義相同說文云恚怒也怒恚
也二篆互訓是其義同之證緜傳曰愠恚也正義
云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愠爲恚此卽六書轉注之
義釋文愠下云怒也容或陸孔本不同未可以愠

訓怒爲字之誤也

〈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憂慍悄悄

遘愍既多

〈王逸楚詞哀時命注〉遘遇也詩曰遘愍既多

喬樅謹案遘愍毛詩作覯閔與魯詩文異愍今本楚詞章句作閔舊校云閔一作愍作愍者是也又漢書王商傳贊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案遘閔亦當作遘愍班固幽通賦云考遘愍以行謡卽用此詩語班用齊詩然則齊魯文同矣

寤辟有摽

補爾雅釋訓辟擗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

喬樅謹案辟卽擗之假借馬融笛賦云搯膺擗摽張景陽七命云羌蕿爲之擗摽卽用詩語字皆作擗古今文之異耳爾雅釋文云辟宜作擗詩曰寤擗有摽又毛詩釋文云辟本亦作擘玉篇手部引詩正作寤擗有摽可證也陸氏所引蓋据韓詩又說文云昭明也引詩晤辟有摽亦三家之異文

補王褒九懷思忠篇寤辟摽兮永思

不能奮飛

張衡思元賦柏舟悄悄吝不飛

緑衣

補 法言吾子篇 緑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補 高誘淮南精神訓注 逯讀詩緑衣之緑

喬樅謹案楊雄高誘並用魯詩而於此篇皆作緑衣是魯與毛同鄭君箋詩定緑衣為褖衣之誤其義衛異疑本之齊詩據禮家師說為解也

補 列女傳八班婕妤賦 緑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燕燕

列女傳一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

于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頌曰）衛姑定姜送歸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母儀傳

案坊記引此詩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君注云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曰此是魯詩攷列女傳此詩爲定姜送婦而作獻公無禮之事不涉作詩列女傳皆

用魯說頗與鄭君記注頗不合魯字疑誤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多述齊詩說釋文魯字疑齊之誤蓋此篇魯齊同以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說以爲送其婦歸而作詩齊以爲幷爲獻公無禮而作詩也王氏詩攷以此記注收入魯詩然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誤作魯矣說詳齊詩遺說攷

遠于將之

補爾雅釋言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曰遠于將之

喬樅謹案毛傳訓將爲行鄭箋云將亦送也蓋用

魯義申毛

佇立以泣

補王逸楚詞離騷注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大司命注引作竚立

其心塞淵

蔡邕崔夫人誄塞淵其心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見前列女傳

喬樅謹案畜毛詩作勗傳云勉也勗字蓋卽畜之叚借馬瑞辰曰古畜字與孝好皆雙聲同在曉母故同義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孝經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孟子云畜君者好君也釋名云孝好

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與孝古皆讀若朽好讀若丑故音近而義同善父母爲孝凡通言善亦曰孝故孝又爲愛好之通稱以畜寡人猶云以好寡人耳

日月

列女傳七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旣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

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
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
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巳死乃謂盜曰所欲
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
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
至戴公而後甯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此篇魯詩之說與毛迥異而於史記敘
衛事爲合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
以爲太子爲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
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

齊女生子壽子朔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

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

子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

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白旄者殺之且

行壽知之乃謂太子曰毋行太子不可壽乃盜其

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已死而太

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幷殺太子伋又

新序云壽之毋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

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

壽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

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
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
聽讒也語與列女傳大畧相同蓋皆本於魯詩惟
以伋爲至境而自殺與史記列女傳微異所傳聞
異詞耳傳言亂及五世王安人補注以爲五當作
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懿又謂以傳言四馬白
旄推之干旄之詩疑卽爲此事而作白旄取易於
別識以詩云素絲故知爲白旄淩衛界上邑姜使
力士待伋之地姝忠順皃姝子謂伋子畀與也言
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

辭也補注謂亦有據存之以備一說

報我不述

爾雅釋訓不遹不蹟也○郭璞曰言不循軌迹也

案爾雅釋文不遹古述字又釋言遹述也釋文引孫炎曰遹古述字爾雅以不蹟釋不遹即訓此詩之報我不述而陸氏於不蹟下誤引沔水詩之念彼不蹟非是

爲樅謹案毛傳述循也說文述字亦訓爲循尒疋釋詁遹循也訓義竝同故郭注尒疋解不蹟爲不循軌迹也

終風

謔浪笑敖

[illegible]爾雅釋故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朗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謔笑之貌也。

郭璞曰謂調戲也見詩

喬樅謹案舍人注蓋皆本於魯訓臧鏞堂云邢疏浪意朗也詩正義朗誤作萌邪戲也舊本上有笑字今按當衍喬樅謂笑字非衍也據邢疏戲笑邪戲謔笑之貌則邪戲也也字當為衍文細玩舍人之注疑爾雅本作謔浪笑敖戲笑也故舍人以謔

釋作戲謔以戲笑釋爲邪戲謔笑之貌否則旣訓謔爲戲謔矣胡又以謔訓作笑貌乎又攷說文謔戲也从言虐聲詩曰善戲謔兮漢書地理志伊其相謔注云戲言也皆不以謔爲笑之貌則舍人注邪戲謔笑之爲連文益明矣今本爾雅及諸所引皆誤笑作謔非也

惠然肯來

爾雅釋言惠順也肎可也○郭璞曰詩曰惠然肯來

肎今通作肯

喬樅謹案釋文肯或作古肎字攷顧野王玉篇肎

可也詩曰惠然肯來疑是魯詩文作肯也

不日有曀

王逸楚詞九歎注曀闇昧也詩云不日有曀逢紛篇

曀曀其陰

補蔡邕述行賦陰曀曀而不陽

喬樅謹案韓詩作壇壇薛君章句曰壇壇天陰塵也文與魯毛並異焉瑞辰曰曀又通翳與曖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意林引作翳翳文選注引作曖曖皆當讀爾雅薆隱之薆薆者翳也翳卽壇也翳壇曖一聲之轉故義同古亦通用

擊鼓

喬樅謹案史記衛世家莊公卒桓公立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其言州吁爲叔段伐鄭事與左傳異疑擊鼓之詩即爲此而作太史公用魯詩魯說皆然也

擊鼓其鏜

補 風俗通義六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

出故謂之鼓詩云擊鼓其鏜

于嗟夐兮

[illegible]吕覽盡數篇注夐大也遠也夐讀如詩云于嗟夐兮

喬樅謹案夐毛詩作洵傳訓遠也釋文云韓詩作夐夐亦遠也魯詩之文異毛而同於韓錢大昕曰古讀夐如絢夐與洵音相近胡承珙曰案文選思元賦僬眳眴兮反常閭注引蒼頡篇云眳視不明也靈光殿賦目矎矎而喪精張載注云矎矎目不正也是矎矎即眴眴洵之爲夐與此同例毛訓洵爲遠蓋以洵爲夐之假借耳

凱風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凱風亦孝子之詩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

案鄭說小弁用魯詩此亦魯訓也

凱風自南

補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注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風凱樂也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凱風邢疏同

自南

補高誘呂覽有始篇注、離氣所生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

王逸楚詞遠遊注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

母氏聖善

補列女傳三詩曰母氏聖善孫叔敖母傳

莫慰母心

補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賜書曰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喬樅謹案後漢書姜肱傳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詩之有益人倫如此孔子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者此類是也

雄雉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補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說苑辨物篇詩曰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補 說苑雜言篇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補趙岐孟子章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補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曰厲繇厀以下爲揭繇厀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

喬樅謹案釋文厲本或作濿攷劉向楚詞九歎嘶世云櫂舟杭以橫濿兮王逸章句曰濿渡也由帶以上爲濿又逵逝云橫汩羅而下濿子政叔師並用齊詩字同作濿則爾疋厲字亦當從或本作濿

爲正又說文水部云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曰深則
砅砅或作濿許所偁詩作砅與齊韓毛文不同疑
爲齊詩異文也

補包咸論語注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
喬樅謹案包咸習魯詩故所解與介疋同
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深厲淺揭隨時取義

噰噰鳴鴈

補爾雅釋故噰噰音聲和也○郭璞曰鳥鳴相和○邢
昺曰邶風匏有苦葉云噰噰鳴鴈
喬樅謹案鹽鐵論引詩作雍雍鳴雁桓寬多用齊

詩太平御覽及楚詞補注引作嗈嗈鳴雁皆韓詩也邢疏所引蓋本舊注魯詩之文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魯說白虎通嫁娶篇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際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

魯說王逸楚詞招魂章句敘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喬樅謹案毛傳訓招招為號召之貌釋文引韓詩云招招聲也叔師之說蓋本魯故

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

（張衡應閒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欹肩雖有犀舟逕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

補（爾雅釋故）須待也○（邶詩曰）邶風匏有苦葉云卬須我友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異於韓毛亦據魯注魯詩之文須須古今字

谷風

習習谷風

補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毛詩正義邢疏同○郭璞曰詩曰習習谷風

密勿同心

補爾雅釋故蠠沒勉也○郭璞曰蠠沒猶黽勉

喬樅謹案邢昺疏曰蠠沒猶黽勉者以其聲相近方俗語有輕重耳邶風谷風曰黽勉同心攷爾雅釋文蠠本或作𧓉說文曰𧓉古蜜字李善文選注傅季友表引韓詩曰密勿同心密勿僶俛也皆以聲轉為義沒亦重文作沒沒易繫辭鄭注亹亹沒沒也

又轉爲勿勿禮器鄭注大戴禮曾子立孝篇盧注並云勿勿猶勉勉也爾雅多魯詩訓蠠沒疑爲魯詩異文卽蜜勿之通假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補列女傳二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王氏念孫云古困厄字通作隘疑此文本作與人勤於隘無厄字今本作隘厄者後人旁記厄字因誤入正文耳富貴而不顧無禮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患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況於安新忘舊乎晉趙姬篇

喬樅謹案德音莫違二句又見列女貞順傳四息

君夫人篇及節義傳五楚昭越姬篇引詩

補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補爾雅釋草菲芴又曰菲蒠菜○某氏曰詩云采葑采菲○孫炎曰菲䓗類芴也音物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據詩正義云某氏注尒疋二處引此詩是菲芴蒠菜爲一物也

行道遲遲

王逸楚詞九歎注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遲惜賢篇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補白虎通嫁娶篇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義君

子絶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補 高誘呂覽孟春紀注畿機閾內之位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畿之謂

喬樅謹案惠氏棟曰畿通㡰即閾也段氏玉裁曰機門限即畿也然則畿機古今文之異耳

誰謂荼苦

補 爾雅釋草荼苦菜○樊光注苦菜可食也○郭璞注詩曰誰謂荼苦

喬樅謹案禮記月令孟夏苦菜秀謂此也即今之苦蕒菜廣雅云蕒藘也玉篇云藘今之苦藘江東

呼爲菩蕢是也

燕爾新婚不我屑已

〔列女傳二〕詩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

〔補〕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三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

喬樅謹案已以古字通用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補列女傳入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王陵母傳

張衡西京賦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補中論法象篇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漢書谷永疏曰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壁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喬樅謹案扶服毛詩作匍匐箋云言盡力也文與

脅巽匍匐扶服古以音同通假說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廣雅釋詁云匍伏也釋言又云匍匐也則匍匐二字義互相通劉熙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匐猶伏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用力之勤猶亦稱之與鄭箋義合左氏昭十三年傳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陸德明釋文云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昭二十一年傳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釋文云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曰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伏范雎傳厀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蒲扶服伏亦皆以音同假借

馬瑞辰曰服百音亦相近故匍匐又作蒲百秦和鐘銘蒲百四方是也匍匐之合聲爲鞠東方朔七諫塊兮鞠當道宿王逸注匍匐爲鞠是也

補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說苑至公篇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喬樅謹案漢書元帝紀及說苑至公篇兩引詩皆同今詩作匍匐此後人順毛改之元帝從張游卿受魯詩見漢書儒林傳又從高嘉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劉向亦用魯詩所引皆當與谷永同揚雄

長楊賦云扶服蛾伏子雲習脅詩故與谷永疏引
詩文合

我有旨蓄

補 高誘呂覽仲秋紀注蓄菜乾葅之屬也詩曰我有旨
蓄

既詒我勩

補 爾雅釋故勩勞也〇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字作肄正義云爾雅或作勩引孫
炎注云云是孫炎以此詩既詒我勩當勩勞之訓
也尒疋釋文勩字或作勚亦作肄爾疋今文之學

嘗作勸後人順毛乃改勸為肆耳

式微

〔列女傳四〕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夫婦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

莊公不遇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喬樅謹案毛詩中路作中露序說以為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義與魯詩別攷焦氏易林云陰陽隔塞許嫁不答旄邱新臺悔往歎息以旄邱詩為許嫁不答與魯說相近

補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旄邱

旄邱之葛兮

補爾雅釋邱前高旄邱○李巡曰謂前高後卑下毛詩正義

○郭璞曰詩云旄邱之葛兮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補說苑政理篇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補又修文篇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久視長生而無累於物也

補高誘呂覽直諫篇注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喬樅謹案呂覽下賢篇注引詩同

留離之子

補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璞曰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

喬樅謹案留離毛詩作流離釋文云流本又作鶹景純所引當據舊注魯詩之文尒疋釋文云留離詩字如此或作鶹離後人改耳

簡兮

執轡如組

補呂覽先己篇詩曰執轡如組○高誘注曰組讀組織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足以致萬里也

補淮南繆稱訓詩曰執轡如組動於近成文於遠

王逸楚詞九歎注執組猶織組也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也詩云執轡如組靈懷篇

喬樅謹案王逸楚詞章句與呂覽說詩及高誘注解意旨相同皆魯詩之義也

左手執籥

補趙岐孟子章句二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

右手秉翟

補爾雅釋鳥翟山雉○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詩云右手秉翟春秋正義

隰有蕭

補爾雅釋草蕭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蕭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蕭似地黃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苓傳云大苦字異訓同蓋毛魯古今文之異

泉水

出宿于濟飲餞于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補列女傳一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補爾雅釋邱水潦所止泥邱

喬樅謹案式微篇魯詩說不以中路爲邑名則泥中亦非邑名與毛傳說異然則爾雅所釋泥邱當指此詩飲餞之地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可證也毛詩禰釋文云韓詩作坭爾雅泥邱釋文云又作坭坭與泥字通故初學記及白帖引詩竝作泥邱蓋三家皆今文與毛字殊列女傳用魯詩當作飲餞于泥今本作禰者此後人順毛改之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白虎通綱紀篇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晜也至姊妹雖欲有晜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妹者末也

我思肥泉

補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 水經淇水注引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肥字或作淝音同肥蓋卽淝之叚借攷水經淇水注云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衞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酈注意似以舍人說爲長馬瑞辰曰肥泉尒疋古有二讀一作歸異出同曰肥一作異出同流肥爾疋郭注引毛傳所出

同所歸異爲肥泉釋名亦云所出同所所歸異爲肥泉皆不釋流字之義是毛公及劉熙郭璞所見爾疋本皆作歸異出同肥其同下並無流字水經注引爾疋歸異出同曰肥是其證此一讀也水經注又引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殷敬順釋文云水所出異爲肥也皆不釋歸字則舍人爾疋本作異出同流肥蓋以歸字屬上句作汧出不流歸與異出同流肥相對成文此又一讀也今本爾疋既從郭本以歸字屬下讀又誤從舍人本多流字遂作歸異出同流肥矣肥之爲言腓也易咸其腓

非分聲之轉孙本作肥周官注匪分也肥之義蓋取於分釋名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列子釋文云所出異為肥是知二讀義雖相反其名為肥者特以歸異及異出為義不以出同及同流為義也又按爾疋瀵大出尾下而水經河水注瀵水引呂忱曰介疋異出同流為瀵水是呂忱所見爾疋本作異出同流瀵釋文亦云瀵水本同而出異與呂忱合則知肥當從毛傳歸異出同為允爾疋原作同出異流肥所以別於異出同流瀵也爾疋古本當作汧出不流歸同出異流肥異出同流瀵其大出尾下

之下別有一字今脫去不可考矣詩義蓋以肥泉之異流與女之各嫁一方然泉雖異歸終入於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又泉水之不若故思之滋歎耳孔廣森謂首章毖彼泉水未章我思肥泉只是一泉其說是也

北門

補潛夫論讚學篇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

憂心殷殷

補爾雅釋訓殷殷憂也

王逸楚詞九歎注詩云憂心殷殷怨思篇

補潛夫論交際篇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

蔡邕述行賦感憂心之殷殷○又九惟文曰憂心殷殷

終窶且貧

楊雄逐貧賦終窶且貧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補潛夫論論榮篇天命譽我興而一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

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

張衡大司農鮑德誄天實爲之

補新序節士篇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喬樅謹案天實爲之二句又見新序七申徒狄章

引詩

室人交徧適我

補趙岐孟子章句七適過也詩曰室人交偏適我

喬樅謹案適毛詩作讁傳云讁責也讁與適通方

言云讁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讁商頌

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不相讁

發釋文云謫謂責其過也邵卿所引是據魯詩之文

北風

張衡西京賦槊北風之同車

案據平子語則魯詩不以北風爲刺虐也

其虛其徐

補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毛詩正義○郭璞曰雍容都雅之貌

喬樅謹案毛詩徐作邪鄭箋云邪讀如徐此用魯詩改毛馬瑞辰曰按虛者舒之同音叚借邪者徐

之同音叚借野有死麕傳舒徐也虛徐二字疊韵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正以虛徐爲徐虛徐卽舒徐也毛傳虛虛也當从釋文一本作虛徐也毛傳例不改字知虛爲舒之假借故以徐釋之正義釋虛徐爲謙虛閑徐之義失之

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補】列女傳六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楚處莊姪篇

喬樅謹案雨雪霏霏句上霏字毛詩作其與魯文

異攷廣雅霏霏雪也正釋魯詩雨雪霏霏之訓霏
又與霏通漢書楊雄傳雲霏霏而來迎顏師古注
云霏古霏字是也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補說苑辨物篇賢者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
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
而不見搔首踟躕

喬樅謹案說文女部姝好也从女朱聲㚾好也从
女殳聲詩曰靜女其㚾又衣部袾好佳也从衣朱

聲詩曰靜女其袾袾與姝同音姁並與姝同義皆

据三家之異文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云姝古文姁

同充朱反字林姝好貌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間謂

好曰姝袾字則姝之叚借耳俟我乎城隅毛詩乎

字作於

補 爾雅釋言薆隱也○郭璞曰見詩

補 郭璞方言注薆謂蔽薆也詩曰薆而不見

喬樅謹案薆毛詩作愛此所引詩蓋據尒疋舊注

魯詩之文觀釋言注云見詩可驗矣楚詞離騷云

衆薆然而蔽之薆而猶薆然也又說文僾仿佛也

引詩傻而不見文與毛曾異禮記祭義疏亦引詩傻而不見合於說文然則許氏所引是齊詩之文也愛僾字通愛者古文之假借說苑引作愛此後人從毛改之耳

詒我彤管

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

新臺

籧篨不鮮

補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舍人曰籧篨巧言也○李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孫炎曰籧

篠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並據爾雅釋文○李注又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

喬樅謹案毛詩籧篨不殄箋云殄當作腆正義曰殄腆古今字之異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據此知三家今文皆作腆字故鄭讀從之

嬿婉之求

補張衡西京賦從嬿婉○薛綜注嬿婉美好之貌

喬樅謹案此與韓詩訓合是魯韓同義毛詩嬿字作燕古文之叚借

得此戚施

補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舍人曰戚施令色誘人○李巡曰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孫炎曰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並據爾雅釋文○李注又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

補論衡累害篇戚施彌妬蘧篨多佞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引薛君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韓詩以戚施爲物名與魯詩義異物之醜惡者爲戚施猶方言鼀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蘧篨也淮南修務訓云啳脬哆噅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高誘注蘧篨偃戚

施僂皆醜貌是也惟王充論衡言籧篨多佞戚施彌妬語與爾雅正合蓋韓詩以籧篨戚施喻人之醜貌而魯詩則直以籧篨戚施喻人之醜行耳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

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又與之偕行壽之弗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喬樅謹案水經河水注云莘道城西北有莘亭衛宣公使伋於齊令盜待於莘伋壽繼隕于此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夙齡詩人乘舟誠可悲也今縣東有二子廟

猶謂之孝祠矣其述伋壽事與史記說苑並同

補史記衛世家贊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一（一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三

鄘風

柏舟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補 列女傳八 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孝平王后傳

牆有茨

補 爾雅釋草 茨蒺藜 ○ 郭璞曰 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

角刺人見詩

中冓之言

漢書谷永疏曰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晉灼曰韓詩以為夜也文三王傳

喬樅謹案以中冓為中夜韓訓同廣雅篝夜也玉篇篝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字亦作冓皆用韓之義篝字作冓者韓毛二家之文毛詩冓又作遘並見釋文漢書冓字不從亠此後人順毛改之耳

不可襄也

補爾雅釋言襄除也○郭璞曰詩曰不可襄也

不可揚也

補爾雅釋故揚續也

喬樅謹案郭景純云揚未詳攷毛詩不可詳也釋文云詳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據此知三家今文皆當作揚與毛詩異不可揚也者謂中冓之言惡長醜極不可以續道之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補司馬彪續漢志輿服下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

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喬樅謹案劉昭注補敘言車服之本即立董蔡所立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邕列傳云邕作漢記十意車服意第六是知續漢志所錄多本蔡氏十意之文也

褘褘佗佗

補 爾雅釋訓褘褘佗佗美也〇舍人曰褘褘者心之美詩云褘褘佗佗 爾雅釋文 〇李巡曰皆容之美〇孫炎曰褘褘行之美佗佗長之美〇 毛詩正義邢疏同

喬樅謹案今本爾雅作委委佗佗先大夫曰釋文委委諸儒本並作褘舍人云褘褘者心之美引詩云亦作禕又佗佗本或作它字顧舍人引詩釋云褘褘它它如山如河陸氏述舍人引詩委作褘不及佗字下述顧舍人引詩褘褘它它者采顧野王爾雅音見釋文敘錄邵氏尒疋正義誤合兩舍人之言爲一竟刪去下文顧字失之不辭臧氏輯尒疋漢注載舍人引詩亦依顧舍人並改佗字爲它非喬樅謂今本爾雅作委委者乃後人從毛詩改之臧鏞堂云隸釋載衛尉衡方碑禕禕隋在公卽用

羔羊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委字作禕與君子偕老篇正合皆用魯詩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鬄也玉之瑱也

補 周禮追師注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鬄也玉之瑱也

喬樅謹案說文㐱稠髮也引詩曰㐱髮如雲是三家之異文毛詩釋文鬒髮下引服虔說髮美爲鬒服虔用魯詩據鄭君此注引詩同作鬒當亦爲魯詩也鬄毛詩作髢說文云鬄髲也从髟易聲髢或從也是鬄爲髢之正字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補 爾雅釋訓美女爲媛○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郭璞曰所以結爲援

蔡邕胡夫人神誥曰家邦之援

列女傳二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衞罷朝入閨衞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衞之罪桓公曰吾與衞無故姬何請也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鍾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沈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氣揚意在衞也補注云呂覽作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

而有動色伐衛也此有闕脫而意未完善宜補正之是以請桓公許諸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衛姬篇

鶉之賁賁

補 高誘呂覽壹行篇注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

喬樅謹案賁賁毛詩作奔奔韓詩同見陸德明釋文攷說文奔走也从夭賁省聲與走同意俱從夭是奔本从賁省聲故古奔賁二字多相通用漢書百官公卿表虎賁郎注云賁讀與奔同又衛士旅賁注云賁與奔同衆經音義四古文⿰馬賁今作奔同皆其驗也禮記表記引此詩亦作賁賁鄭注云賁

貢爭門惡貌也是魯齊詩文雖同而訓義各異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補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毛詩正義春秋正義引同又爾雅郭注同

蔡邕月令問答引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

喬樅謹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作爲楚宮作爲楚室于皆作爲又李善王元長曲水詩序注謝元暉江文通詩注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及白

帖御覽引並同疑三家詩本作爲字王氏引之云古聲于通爲儀禮聘禮記注于讀曰爲是也

揆之以日

張衡冢賦正之以日古文苑

[illegible]漆爰伐琴瑟

蔡邕琴賦觀彼椅桐○又曰考之詩人琴瑟是宜藝文類聚

景山與京

補張衡冢賦陟彼景山

補爾雅釋丘絕高爲之京○李巡曰丘之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力作也詩正義春秋正義引同

終然允臧

蔡邕崔夫人誄終然允臧

喬樅謹案今詩然作焉攷隸釋載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又文選魏都賦劉注東京賦及謝元暉詩李注引用詩語並作然字唐石經宋本毛詩亦同作然是知詩本作然今作焉誤也

靈雨既零

補 蔡邕述行賦集零雨之溱溱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傳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貞順傳

喬樅謹案秉心塞淵句又見潛夫論德化篇引詩

蔡邕集胡君夫人哀讚秉心塞淵

螮蝀

螮蝀在東莫之敢指

補爾雅釋天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

補蔡邕月令章句虹螮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云螮蝀在東藝文類聚二

補高誘呂覽季春紀注虹螮蝀也兖州謂之虹詩曰螮

蝀在東莫之敢指是也淮南時則訓注引詩同

補後漢書楊賜傳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

喬樅謹案後漢楊賜傳云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蔡邕等入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書對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内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

尃國朝其罔日月惟陛下愼經典之戒圖變復之
道賜用魯詩所引詩蝃蝀當從魯作螮蝀其蝃字
乃後人順毛所改也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補說苑辨物篇夫天地有合德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
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
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
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
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
而後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

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
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
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慾故反施亂化故
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
之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
谷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
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
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列女傳七〕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言變色殞命也陳女夏姬篇

喬樅謹案魯詩以命爲壽命之命韓詩亦然義皆與毛異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補 列女傳七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衛二亂女篇

補 說苑雜言篇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

曷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十六字据御覽增）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喬樅謹案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白虎通作夫妻一體榮辱共之所引詩乃首章也困學紀聞所載與今白虎通本同今兩存之又漢書五行志劉向引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無亡古字通用

人而無止不死胡俟

補列女傳七詩曰人而無禮不死胡俟趙悼倡后篇

喬樅謹案此禮字當是止之誤宜改正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補史記商君傳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喬樅謹案據此所引何不遄死是魯詩胡字作何新序及白虎通仍作胡者或後人傳寫以毛詩改之也

補新序刺奢篇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

事其上大麇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干旄

素絲紕之

補 爾雅釋言紕飾也○郭璞曰謂緣飾見詩

孑孑干旟

補 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旟○李巡曰以革爲之置於旐端○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於旐上也周官所謂鳥隼爲旟者矣 毛詩正義○又公羊疏隋書太平御覽同○舊說

曰刻爲章鳥置竿首也 隋書○太平御覽同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

補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君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 又本性篇引作彼姝之子餘同 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

喬樅謹案仲任說關雎用魯詩則此所引詩傳亦魯詩傳也與列女傳引詩作子與子古通用字

補列女傳一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鄒孟母傳

子子干旌

補爾雅釋天注旌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其下亦有旒縿毛詩正義○又春秋正義公羊疏爾雅疏同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補列女傳一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鄒孟母傳

補中論虛道篇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載馳

〔列女傳三〕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補注云所以下脫爲字）繫援于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

其言嘗敗之時許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逋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仁智傳

喬樅謹案曹毛詩作漕攷左傳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皆作曹字杜注以為衛之下邑也又王安人列女傳補注云据左傳許穆夫人是懿公之妹此言是其女又言懿公不死於翟

難俱與左傳不合蓋皆本於魯詩說詩一二章言許人既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衛不能復反其國都前日行嫁時固視爾不善矣我之思慮豈不遠乎又言許不救衛故衛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不甚神乎三章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道理許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衆幼穉且狂簡不更歷於事耳四章言許人既不足恃必須求援於大邦當時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者果誰可依乎誰使至乎反覆思維莫如我身往齊國求救耳蓋齊桓之存衛許夫人之力也禮夫

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親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得已故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此所解釋詩義深得作者之意故並錄之一曰懿公之女下當有弟字疑是脫去其說亦通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並見上列女傳

後漢書田邑報書曰衛女馳歸唁兄之志

補服虔左傳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

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莔

補 爾雅釋丘偏高阿丘○李巡曰謂丘邊高 毛詩正義

補 爾疋釋草莔貝母○郭璞曰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

補 高誘淮南氾論訓注蝱讀詩云言采其莔之莔也

喬樅謹案莔毛詩作蝱莔爲本字蝱乃假借字

無我有尤

補服虔左傳注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補列女傳二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陶荅于妻篇

喬樅謹案列女傳三魯公乘姒篇引詩同

衛風

淇澳

補中論修本篇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澳

補爾雅釋丘隩隈也○孫炎注隩水中也毛詩釋文又詩正義邢疏同

又曰厓內爲隩○李巡注厓內近水爲隩

喬樅謹案釋文隩隈本或作澳隈毛詩淇奧葢澳之古文据禮記大學引詩作淇澳知今文同作澳

也澳隩通用字禮記釋文淇澳本又作隩可證

菉竹猗猗

補爾雅釋草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詩曰菉竹猗猗毛詩正義爾雅疏同。李巡曰一物二名毛詩正義。郭璞曰今呼鴟脚莎

釋草又曰竹萹蓄釋文竹本或作筑。李巡曰一物二名。孫炎曰詩云菉竹猗猗毛詩正義。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綠竹綠王芻也爾雅作菉竹萹竹也韓詩作𦺗云𦺗萹筑也石經同臧氏琳

據此謂石經爲魯詩然平石經字同作綠藩今按爾雅樊光注引詩但作菉竹猗猗孫炎亦然爾雅之學主魯詩者是魯詩菉竹不同韓作藩說文菉王芻也从艸彔聲詩曰菉竹猗猗所引與爾雅注同皆魯詩也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文言其間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然則陸云石經同者謂石經所載韓詩異文藩字與世所行韓詩字同耳非謂魯詩同韓作藩也臧說失之

有斐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補爾疋釋訓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喬樅謹案此皆釋淇奧詩之文禮記大學述之而字有小異烜作喧諼作諠禮記從齊詩故與爾疋魯詩不同毛詩烜作咺與齊同與韓異斐作匪與齊魯並異韓詩磋作瑳烜作宣斐作邲文亦與魯齊毛不同爾雅釋器釋文云切本或作㓼同千結

反切字乃齘之叚借故義並近說文云斫動什切切也从尸什聲齘齒差也从齒介聲讀若切段氏注云齘差謂齒相摩切也差即今磋磨字引伸之義磨物亦曰齘也又爾雅釋訓釋文云僩或作撊攻方言撊猛也楊倞荀子注以撊與僩同僩說文訓爲武貌與猛義相近毛傳訓僩爲寬大韓詩訓僩爲美貌義與魯詩並異瑟僩同訓爲恂慄者攻鄭注禮記大學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瑮猛也是瑟亦有猛義故與僩並以恂慄爲訓也

補爾疋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補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

補列女傳八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班倢伃篇

補說苑建本篇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補論衡量知篇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

磨也

補風俗通義三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冠弁如星

補高誘呂覽上農篇注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

喬樅謹案冠弁毛作會弁說文䯤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䯤弁如星馬瑞辰云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䯤會爲䯤叚借字冠與會亦一聲之轉

考盤

喬樅謹案盤毛詩作槃韓詩作盤漢書敘傳考盤

于代字亦作盤蓋三家今文同

永矢弗諼

補爾雅釋訓諼忘也○郭璞曰義見考槃釋文槃本又作盤

碩人之逐

補爾雅釋故逐病也

喬樅謹案毛詩碩人之軸傳云進也箋云病也箋說與爾雅訓同正義謂軸逐古今字之異然則鄭君此箋从魯以改毛也首章碩人之寬箋云寬然有虛乏之色又次章碩人之邁毛傳云邁寬大貌鄭箋云邁饑意釋文引韓詩作偘訓爲美貌韓義

於毛爲近而箋說與之迥殊蓋皆本於齊詩

碩人

列女傳一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案交與姣同）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之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礪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

修君子善傅毋之防未然也○頌曰齊女傅毋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姻妹卒能修身毋儀傳

喬樅謹案王安人補注云莫不尊榮當作榮尊與上下韵姻妹當是姆桓傅又言莊姜姆戴嬀之子桓公姆卽毋字也其說亦通

碩人其頎

蔡邕青衣賦碩人其頎

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見上列女傳

喬樅謹案衣錦絅衣絅毛詩作褧褧絅皆縈之叚

借說文林部檾枲屬从林熒省聲詩曰衣錦檾衣又衣部褧檾衣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从衣耿聲許兩引詩一據毛氏古文一據三家今文也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補高誘呂覽應審篇注東宮世子也詩曰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補白虎通號篇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曰覃公維私覃子也○又宗族篇族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侯之姨譚公維私也

補爾雅釋親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

私○孫炎注同出俱已嫁也禮無正親之名毛詩正義爾雅疏同

○郭璞注詩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領如蝤蠐

補爾雅釋蟲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謂之蝎毛詩正義

補高誘淮南氾論訓注槽讀領如蠐螬之螬也

蔡邕青衣賦領如蝤蠐

案螬字疑蝤之誤一說莊子至樂云烏足之根爲蠐螬釋文司馬本作蝤蠐云蝎也或魯詩亦作蝤蠐歟

喬樅謹案郭注尒疋以蟦蠐蝤蠐爲在糞土中蝤蠐

蝎爲在木中者又蝎蛣蝠注云木中蠹蟲據此似

蛸蠐與蠐螬有别馬瑞辰曰說文蝎蛸蠐也而蠐

螬下不云蝎蟗亦不謂一物按唐本草蠐螬注云

此蟲在腐椰樹中者內外潔白糞土者皮黃肉黑

黯此詩狀頸之白自指生木中之蝎釋之方言及

孫炎爾雅注均以爲一物不知實一類而異種也

喬樅案據莊子云烏足之根爲蠐螬是亦生草根

中司馬彪注云蝎也是亦以蠐螬爲蝎高誘淮南

注槽讀領如蠐螬之螬是卽以蠐螬爲蝤蠐爾雅

所釋自是一物四名不必强爲分别也

齒如瓠棲

補爾雅釋草瓠棲瓣釋文舍人本作瓠棲云瓠瓠也○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齒如瓠棲

補高誘呂覽本生篇注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

喬樅謹案淮南修務訓注同高誘用魯詩字當作棲此作犀或後人據毛詩改之耳

螓首蛾眉

喬樅謹案爾雅釋蟲蚻蜻蜻郭璞注曰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毛詩正義載孫炎引方言文同說文云䫄好貌詩所謂䫄首段氏玉裁謂毛

傳但云領廣而方不言螓爲何物鄭箋乃云螓謂
蜻知毛作領鄭作螓鄭君多據三家故毛是三家
詩皆作螓首也又蛾眉段氏據漢書外戚傳蛾而
大幸借蛾爲俄以此詩蛾眉亦娥之假借字爲樅
謂作娥者特毛詩耳毛爲古文故作娥眉與領首
皆假借字三家並今文字自作蛾與螓首爲類也
楊雄賦云何必颺纍之蛾眉又云宓妃曾不得施
其蛾眉王逸離騷注云蛾眉好貌字並爲蛾知三
家詩是作蛾眉也又宋玉賦云眉聯娟以蛾揚是
嬴秦以前已有作蛾眉者矣漢魏文或用娥眉皆

本於毛詩今毛詩亦作蛾當是後人从鄭箋本如

預之作螓也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補淮南修務篇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𪗋輔搖

○高誘曰冶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睛盼

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

是也

喬樅謹案此引詩瓠犀亦當作瓠棲說見前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傳二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楚莊樊姬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

喬樅謹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禹導河至於大邳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入于渤海焦氏循曰載之高地即鄴東也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衛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遺于河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是也

【補】風俗通義十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詩曰河水洋洋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補高誘淮南說山訓注以大网詩曰
潑是也
喬樅謹案原道訓注罛魚罔也許　十濊濊罟
字書罛　誤高誘注說山訓云罛　以罛大网今
原道訓言因江海以爲之罟是設爲極大之网而
言字當作罛今本淮南及注皆誤爲罟非也宜據
說山訓注改正之又呂覽上農篇注云罛魚罟也
詩云施罛濊濊鱣鮪發發引亦作罛可証也濊說
文云礙流也引詩施罟濊濊又奯字注曰讀若詩
施罛泧泧廣雅泧泧流也泧濊古字通用亦三家

之異文詩鸞聲鐬鐬說文引作鉞鉞是其驗已濊
潑毛詩作發發唐石經原刻作潑韓詩作鱍潑字
蓋鱍之叚借又文省作發耳

補呂覽論大篇注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曰鱣鮪發發
○又季春紀注鮪魚似鯉而小詩曰鱣鮪潑潑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氾論訓又云鱣大魚長丈餘
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
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
據高誘自序言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六句
則此稱先師當爲盧君說

庡姜巘巘

補高誘呂覽過理篇注詩云庡姜巘巘高長貌也

案張平子西京賦飛檐巘巘卽本此詩語

喬樅謹案巘巘毛詩作孽孽傳云盛飾也韓詩作

巘訓云長貌魯詩文與毛異而同於韓攷廣雅釋

訓云巘巘高也廣雅巘巘二字正釋此詩庡姜巘

巘之文巘得與孽通者猶櫱之一作孽也

蚩

抱布貿絲

補爾雅釋言貿市也貿買也○郭璞曰詩云抱布貿絲

喬樅謹案毛傳訓布爲幣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攷周禮載師里布注引先鄭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先鄭之說與毛傳同漢書賈人緡錢如淳引胡公云緡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惟鹽鐵論錯幣篇以詩抱布爲布帛之布桓次公用齊詩其義與衆說異

至于敦丘

〔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又曰〕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丘一成之象也毛詩正義。邢疏同

案毛傳丘一成爲頓丘釋名云丘一成曰頓丘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詩正義引郭璞尒疋注云敦丘也音頓與此字異義同王伯厚據之收入詩攷然郭注未嘗引詩王氏以意定之

喬樅謹案敦丘之名取象復敦字宜作敦毛詩頓丘古文之假借尒疋所載皆魯詩今文也風俗通義十引作至于頓邱此後人從毛詩改字耳毛奇齡曰衛有頓丘三其一名五單在淇水南其一名五觀在淇上宿胥口其一名帝邱帝頓聲轉地亦近淇未審至于頓邱是何地也胡承珙曰案水經

注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闞駰云頓邱在淇水南又屈逕頓邱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邱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其後歷敘淇水合宿胥故瀆下又云東北逕帝嚳冢西世謂之頓邱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下又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原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據此酈注雖三言頓邱而獨以詩之頓邱係於五軍者攷春秋時淇

水入河當在黎陽以西其黎陽以東之淇水乃魏武帝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而東入白溝以通漕運者也闞駰曰頓邱在淇水南自是淇水尚未入河之處詩言泝淇而至頓邱是其地相去不遠黎陽漢魏郡地頓邱當在其西若東郡之頓邱則在黎陽以東去舊淇口稍遠其非詩之頓邱明矣故酈氏於淇水合宿胥口下雖言頓邱而絕不及詩王氏詩地理攷兩引水經之頓邱漫無區別又引輿地廣記以爲澶州清豐縣亦誤認東郡之頓邱而不知其非春秋時淇水所經之地也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至于頓邱

秋以爲期

張衡定情賦秋爲期兮時已征

泣涕漣漣

劉向楚詞九嘆涕流交集泣下漣漣○王逸曰漣漣流貌也詩曰泣涕漣漣憂苦篇

案王氏詩攷引作波涕漣漣恐所見本誤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補列女傳七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魯宣繆姜篇

女也不爽

補 列女傳一 詩曰女也不爽 魯季敬姜傳

士貳其行

喬樅謹案毛詩士貳其行王氏經義述聞云貳當爲貮之譌貮音他得反卽忒之借字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卽易之四時不忒也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爲差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悬悬悔爽忒也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貳明矣喬樅謂貳爲忒之假

借毛詩作貳三家皆當作忒據爾雅愵爽忒之語
足證魯詩是作士忒其行矣

夙興夜寐

補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夙興夜寐

喬樅謹案昭帝從韋賢受魯詩見漢書韋長孺傳
又從蔡義受韓詩見成伯璵毛詩指說

言笑晏晏信誓怛怛

補尒疋釋訓晏晏怛怛悔爽忒也○郭璞曰傷見棄絕
恨士失也

補說文心部怛憯也从心旦聲或從心在旦下詩曰信

晉悬悬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旦本或作悬作悬者是也說文所引卽魯詩文毛詩作旦者悬字之省悬悬爲憯之意故鄭箋云言其懇惻款誠亦本魯詩說爲訓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淇水浟浟

補劉向楚詞九嘆油油江湘長流汩兮。王逸曰油油流貌詩曰河水油油篇借賢

喬樅謹案此引詩河水油油河字是淇之誤毛詩傳云潝潝流貌廣雅釋訓油油流也油油卽潝潝之異文魯詩潝潝作油油與毛詩字異而義同王氏詩攷引入碩人詩以此句爲河水洋洋之異字非也

檜楫松舟

補爾雅釋木檜栢葉松身。郭璞曰詩曰檜楫松舟

芄蘭

芄蘭之枝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喬樅謹案枝毛詩作支支與枝同古今文之異

童子佩韘說見上說苑

喬樅謹案毛傳云韘決也能射御者佩韘與說苑義同鄭箋曰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孔疏分毛

鄭之說爲二一謂沓卽放弦之極其說非是馬瑞辰曰韘字从韋必兼以韋爲之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據云韋系足証韘字从韋之義士喪禮設決麗于擘鄭注決以韋爲之藉與說文言韋系合說文繫傳曰韘所以助鉤弦若今皮韘是矣說文又曰屧履中薦也薦猶藉也履中藉謂之屧決內藉謂之韘其義一也據士喪禮注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是古者決以韋爲藉又必有彄以彄

沓手指箋本申傳訓決爲韘之義手指謂右巨指孔疏乃以大射朱極三釋之以手指爲食指將指無名指誤矣彄之言韝也沓之言韜也說文𢶍縫指𢶍也一曰韋韜玉篇𢶍韋韜也韘指沓也是決也韘也沓也異名而同實以其用以闓弦謂之決以其用韋爲韝謂之韘以其用以韜指謂之彄沓孔疏第知決用象骨而韋系及指沓之制未詳故誤分毛鄭之說爲二胡承珙以爲韘即今之扳指而制微不同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玦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弦瑞辰謂今之

射者著扳指內必以皮爲之以免其滑卽古韘用韋系之遺制也馬說良韙

河廣

一葦杭之

王逸楚詞九章注惜誦篇斻度也詩曰一葦斻之

喬樅謹案楚詞杭一作斻洪興祖補注云杭與斻同引許愼曰方兩小船竝與共濟爲斻此語不見於說文攷淮南主術訓大者以爲舟斻柱梁高誘注云方兩小船竝與共濟爲斻許君曾注淮南洪氏所據當是淮南許注之文說文斻方舟也从方

亢聲臧禮大夫方舟云云段氏注曰詩毛傳杭渡
也亢[illegible]以渡故謂渡為杭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
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其地因有餘杭縣後漢書
杜篤論都賦北杭涇流章懷注云杭舟度也方言
關而東或謂舟為杭說文杭字在方部今流俗不
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是說誠然然杭之作杭
久矣章懷偶一正之而不能盡正也李南傳向慶
宛陵浦里杭馬蹄足亦係章懷改杭為杭而地理
郡國二志餘杭縣未之或改也杭亦作航杭者說
文或抗字

企予望之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企立貌詩曰企予望之憂苦篇

喬樅謹案企毛詩作跂胡承珙曰說文企舉踵也

跂足多指也是企正字跂同音假借字小雅如跂

斯翼類篇人部亦引作企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云

跂與企同謂其聲同可通假耳

伯兮

杲杲出日

王逸楚詞九辯注日以喻君詩云杲杲出日

安得蘐草

補尒疋釋訓萲忘也○郭璞曰義見伯兮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據釋訓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以爲諼非草名其說非是攷說文艸部藼令人忘憂草也从艸憲聲詩曰安得藼草蕿或从煖萱或从宣萲字卽蕿之省以此草能令人忘憂故以萲名之取義於忘也釋訓萲諼並訓爲忘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伯兮詩在考槃後而郭先言伯兮是以安得萲草證萲之義以永矢弗諼證諼之義正義載孫氏引詩作諼草此孔氏順毛所改如媞媞安也王逸楚詞注引詩好人媞媞正

合尒疋而正義引孫云援援行步之安也是皆順

毛攷字不足爲憑說文蕙字引詩皆三家今文毛

詩作誐者古文之叚借耳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新書禮篇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喬樅謹案毛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今據賈子引出余語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

臣附而以木瓜之詩爲證知魯詩說以此篇爲臣下思報禮而作與毛序言衛人欲報齊桓之義異矣

報之以瓊瑤

〔王逸楚詞離騷注〕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又九歎章句引同

喬樅謹案毛傳云瓊瑤美玉臧氏鏞堂據首章正義引下傳曰瓊瑤美石又曰瓊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皆玉石雜也是孔本毛傳作美石與王逸此注訓合其說良碻